

试论华人经济

On the Economy of Overseas Chinese

林其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085)

一、亚太地区华人经济的历史发展

华人经济是指海外华人从事的物质生产及相应的投资、交换、消费等各种经营活动。由于对“海外华人”的界定范围不同,因而对海外华人资本也有三种看法。第一种,把海外港澳台资本、华侨资本、外籍华人资本统称为“华侨资本”,日本、台湾的学者多持此种观点。第二种,严格分清华侨、外籍华人和港澳台资本的界限,把“海外华人资本”限定在外籍华人所拥有的资本范围之内。第三种,主张用“海外华人资本”去概括华侨、外籍华人以及港澳台资本,其理由是:“现在,90%以上的华侨已经成为外籍华人,固守华侨这个词汇,并用它去代替华人,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台同胞,如果从护照上看,各有所本,不容混淆,但从经济上截然分开,实际操作上亦诸多不便。”(方雄普:《有关华侨、外籍华人及港澳台资本的一些问题》,1993年“世界华侨华人经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笔者认为第三种看法比较实际。因为从国籍认同的角度考察,港澳台胞和侨胞都是中国人,同已入籍于他国的外籍华人是应该分清的。但由于海外华人家族成员国籍的多国化和经营的跨国化而形成经济的国际化,一定要分个泾渭分明是办不到的,因为在华人经济中常常是港中有台,台中有侨,侨中有华。台湾现有人口2100万,80%祖籍福建。台湾居民自1950年后移居外国定居者多达70.8万人,现在台湾有海外关系者,占人口49.2%,有亲戚长期居住外国者占19.7%。在80年代中期,6年中即有20多万移居国外,其中90%为“投资移民”,仅1989年因移民而流出的资金即达4500多亿新台币,约合173亿美元,数年累计达数百亿美元。

海外华人经济是特定的历史产物:港澳台经济乃是近现代中国因国内外特殊因素造成分裂而出现的;华侨和外籍华人经济则是随海外移民和国籍

认同的变更而发生、发展的。据估计,古代中国海外移民,在鸦片战争前大约在100万人以上;近代出国华工约在600万人以上;到本世纪30~40年代,海外华侨约在1000万人以上。随着海外华侨人数的增加,华侨经济力量也逐渐增长。新中国成立后,亚洲不少国家放弃了血统主义国籍法,90%华侨加入了侨居国国籍,取得了公民的资格,华侨转变为华人,经济也逐渐属地化,从外侨资本向所在民族资本转化。由于东南亚诸国在独立后,不少国家的执政者在对待华侨、华人经济政策上,都走过了由团结、利用→限制、排斥、消灭→团结、利用、同化的曲折道路,因而华侨、华人的经济也就在曲折中获得发展。其总的资本发展概况为:1956~1968年,12年增长1.22倍;1968~1975年,7年增长4.7倍;1975~1978年,3年增长3倍。80年代以后,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进入了黄金增长期,其增长速度呈几何级数上升。

90年代后,海外华人经济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这是一个难以精确回答的问题。其原因有:对海外华人的界定范围不一致;统计时对资金、资产的界限含糊不清;华人有“不亮富”的传统观念。所以目前只能依靠估算,不同的机构和个人,由于上述原因而估算的数字悬殊颇大。目前有三个机构的估算影响较大。一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992年7月该杂志的一篇文章披露:1990年亚洲海外华人(广义)全年的生产总值为4500亿美元;大陆外的海外华人拥有可动用的资金大约1.5~2万亿美元。二是台湾侨务委员会。据美国《世界日报》1993年6月10日文章:“全球华人流动资产约在1.5~2万亿美元之间。侨务委员会依据华人在东南亚(包括香港和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九国的经济力量和各国的流动资产(存款、公债和货币)估计,在这些国家的华人流动资产是7363亿美元。这些地区华人占全球华侨的80%,由此推估全球华侨流动资产为9200多亿美元……再加上台湾流动资金,合约1.28万亿美元。侨委会表示,华人喜贮藏黄金、珠

宝等高价财物,即俗称的窖藏现金,若一并计入,华人流动资产应在1.5万亿美元之上下。”三是美国俄亥俄大学海外华人问题中心。该中心初步计算,以香港为中心的居住海外的华人约为5500万人,他们拥有的流动资产为2万亿美元,他们的生产总值起码有5000亿美元。他们的流动资产超过了中国,约占日本的2/3。如果包括中国在内,‘华人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近1万亿美元。华人世界外汇储备也是惊人的。中国有11.58亿人口,外汇储备额为200亿美元;泰国658万华人的外汇储备额为234亿美元;马来西亚的华人数及其外汇储备额为616万人和154亿美元;新加坡分别为236万人和437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分别为505万人和111亿美元;台湾分别为2090万人和820亿美元;香港分别为590万人和371亿美元;菲律宾分别为76万人和43亿美元;居住其他地区华人数和外汇储备额分别为321万人和约20亿美元。中国、香港、台湾的外汇储备合起来有1400亿美元,同美国和日本的总额1626亿美元差不了多少。如果把中国、香港、台湾和除了文莱以外的东盟华人的外汇储备加起来。就达到2378亿美元。

上面三种估算尽管详略有异,但总数都在1.5~2万亿美元之间,因而是相近的。当然,他们的估算都使用了广义华人的界定,把港澳台地区都包括在内。这些估算的数字可靠性如何?我国多数学者均抱存疑态度,认为这些数字是被夸大了。事实上,海外华人多数仍属中产以下阶层,他们手头的窖藏、银行存款,多属生活基金和预备金,是难于全部转化作为投资用的流动资金的,所以作为真正能够投入资本市场运营的流动资金,实际数字应远低于上述估算数字。尽管如此,从战后海外华人资本增长趋势推算,和各别国家的行业平均资本估算,海外华人经济力量已经崛起成为当今国际资本市场的一支生力军是不应该有疑问的。

二、海外华人经济国际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

海外华人经济,由于90%以上的华侨都已入籍居住国,华侨经济已由外籍华人经济,转变为属地化,成为所在国民族资本的有机构成,这是一方面。与此同时的另一方面,就是国际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70年代末以来愈益明显,进入90年代,便有人公开提出建立世界华商经济网络。

推动海外华人经济国际化、网络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有如下四个主要因素:

1、历史网络联系

近现代海外华族移民是由于“国弱外流”,以谋生为根本。其背景非出于政府的有计划安排和支

持,乃是出于家族性、地域性,即依宗族乡土关系的互助牵引,以家庭为基础,一人牵一家,父引子,子引孙,亲引亲,亲引戚,形成亲族连锁移民的走廊。家族既是经济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便是以亲缘、地缘为基础,同时兼及神缘和物缘,由小而大转化为业缘网络。他们发展的历史道路一般是从零售商而批发商,再发展为进出口商;从商业、产业到金融业;从方言群小帮派到跨帮派乃至国际跨国联系。正因为海外华人经济发展具有此种特殊性,其“网络联系早在国际直拨电话、传真机及航空旅行出现之前已经存在。”(李光耀:《有作用的联络网——在第二届华商大会上致词》,1993年11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所以随着现代化电讯、交通工具的出现,海外华人经济由历史形成的网络更显得快捷有效。

2、现代再移民

“乱邦不留,危邦不住。”由于50~60年代东亚、东南亚政局的不稳定和反华排华浪潮的频频发生,形成了海外华人以东南亚为中心向世界五大洲扩散的现代再移民高潮;同时港澳台因受海峡两岸的对峙和中国大陆形势的影响,也有不少向国外移民。新移民浪潮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造成了华人家族的多国化与国际化,因而也使华人经济联系网络扩大化,“华人的全球化”已成为事实。不少华人家族其成员分别入籍于好几个国家,从国籍认同看,一个家族不啻是个小小“联合国”;但是凭借其亲缘关系,从家族资本内部的结构看,又统一于一个跨国集团或经济网络之中。所以,新移民高潮加速了华人资本的国际化与经济网络的扩大化。

3、华商传统的“伙伴制”向现代股份制的发展

“伙伴制”是中国商人源远流长的传统,据考证,可追溯至唐、五代十国。中国明清时期形成的商帮,正是这种“伙伴制”发展的集中表现。这种传统的“伙伴制”,主要是运用亲缘、地缘关系进行合伙经营,所到之处纷纷建立会馆、公会,“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集商经营交易不可缺少之所。”近现代海外华商,更把中国的商帮文化和传统延伸到海外,并在特定的环境中加以弘扬和发展。“客旅重洋,互助为先,远适他邦,馆舍为重。”他们运用传统伙伴制合作经营,既弥补资金不足,又可分散风险。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壮大,经营内容的多角化和经营方式的现代化,传统的伙伴制也逐步向现代公司股份发展。特别是70年代以后,海外华人财团崛起,传统伙伴制转变为互相参股,组建跨国集团公司,进行多方位的跨国经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4、国际经济世界化、一体化和区域化、集团化发展的趋势

二战后,世界经济格局有了很大变动。一方面,

为了追求最高利润,发达国家的资本总是选择垂直分工式的最佳投资,以动员地主国低度利用的资源、廉价的劳力,使自己获得最优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纷纷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以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因而跨国投资盛行,跨国公司蜂起,无论是投资市场、商品市场以及各种资源配置都更趋于世界化、一体化了。另一方面,由于西欧、日本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兴起,争夺资源和商品市场的竞争更趋激烈,发达国家为了抵御新兴工业国的虎虎进逼,新的贸易保护主义也逐渐抬头,因而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也是必然的。世界经济发展这种双重导向的大趋势,驱动了海外华人经济的国际合作与联合。90年代以来,新加坡不断倡导建立有效的世界华商经贸网络联系,世界华商大会每隔两年召开、世界性的华人社团不断涌现,正是世界经济大趋势推动华人经济国际化、网络化发展的表现。

三、华人经济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将起粘合剂和催化剂的作用

亚太地区空间广袤,民族众多,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以及自然资源均呈多元性;又由于历史和社会诸多因素,各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而形成了多层次性。亚太地区这种状况对于区域经济合作既有不利的一面,即难于实现诸如欧洲和北美那样高度一体化、制度化的合作;又有互补性大于竞争性而有利于合作的一面。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正面临着日益区域集团化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不久的将来,它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拥有3.8亿人口、6.8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欧共体和一个拥有3.6亿人口、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这种强大的外部压力,必将成为区内经济合作的驱动力。在跨世纪中的亚洲面临着两种选择、两种前途:要么在全球化大气候下,各国各地区间扩大合作,相互依存,互补互利,继续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出现一个经济实力强盛的亚洲;要么本区各国却因其诸多差异拖住了朝区域合作迈进的脚步,妨碍区域化、集团化的形成,特别是日本和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不愿向本地区发展较迟的国家和地区较大程度地转移资金和技术,那就将出现经济实力薄弱的亚洲。

海外华人90%的人口和财富集中在亚洲。亚洲“四小龙”,华人和以华人为主体的占其三。1988年9月《美国商业周刊》指出:中(大陆)、港、台1988年的出口金额将高达1360亿美元,超过韩国的两倍。海外华资在东南亚、东亚诸国的外来投资中也已占

重要的地位,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到1990年,在印尼已超过1/5,泰国近1/3,马来西亚超过2/5,菲律宾接近2/5。如果这些外来华资再加上所在国华人资本,那所占的份额就更可观了。

我国地处亚洲腹地,有12亿人口,市场潜力巨大,改革开放的道路已不可逆转,步子只能越跨越大。这对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又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海外华人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中国大陆经济的起飞则也是一个“独特的机遇”。15年来,海内外炎黄子孙,由于经济驱动力和文化凝聚力互动作用,从自发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回应,到自觉地抓住机会和机遇,推进了互补互利的合作。据统计:1979~1991年的13年中,外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共计268.85亿美元,其中海外华人资本为179.32亿美元(港澳资本139.32亿美元;台湾资本25亿美元;外籍华人资本15亿美元),约占外商投资总额的66.7%。按照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92年中国批准三资企业48764家,外商协议金额为581.2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10.07亿美元,其中港澳台资本达89.6229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商资本的81.42%;1993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275.15亿美元,其中港澳台资本达212.2379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商资本的77.14%。据香港大学研究中心主任陈坤耀研究报告,1994年中国大陆全年引进的外资可达300亿美元,依此计算,海外华人资本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累计可超过600亿美元。以上数字表明:海外华人资本在中国大陆举足轻重,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外开放,首先也就是对海外华人经济的开放。

海外华人经济以其雄厚的实力和由特定历史形成的国际化、网络化特点活跃于亚洲经济舞台,是各国、地区间的经济联系的天然纽带和桥梁,是国家与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粘合剂和催化剂。海外华人经济网络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和非制度性。这种经济网络联系是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文化认同为纽带,以民间合作为主要方式,自力带动,自然形成;它不封口、不封闭,多向多元联合,既包括华人资本,也包括非华人资本,从而自然地把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带进区域合作网络。当然,这种经济网络联系的发展,是民间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进程的自发回应,需要各国政府的谅解、协调和支持。

海外华人经济天然形成的网络联系,对于亚太地区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它有助于推动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对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实现同世界经济的接轨,海外华人经济网络更无疑是个“近水楼台。”

(责任编辑 蔡德诚)